詩集傳附錄纂疏

詩卷第五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録纂疏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詩譜周武王封太師呂望於齊是為齊太公都營丘孔氏曰漢地理志齊郡臨淄縣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又門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於此曰太公卒子丁公伋立卒子乙公得立卒子癸公慈母立卒子哀公不辰立是為五世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

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爲眞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逸欲何爲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補遺】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東方明（叶謨郎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上同）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補遺】毛氏曰東方明則夫人纚笄（纚所買反笄音雞）而朝二巳言昌盛則君聽朝○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賦也虫飛夜將旦而百虫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并以子爲憎乎

雞鳴三章章四句

子之還（音旋）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叶居賢反）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峱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儇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補遺】孔氏曰儇言其便利馳逐嚴氏曰荀子云鄉曲之儇子董氏曰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師古注毛詩作還

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嶩音皆乃高反○子之

董氏曰此嶧志嶩峱嶩山名在齊郡故齊詩書以為營

茂叶莫口反兮遭我乎峱之道叶徒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揖

我謂我好叶許厚反兮賦也茂美也○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

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

白頰高前廣後小雅狼牡貛音歡牝狼其子獥音叫絕有力迅今人說有力者名迅東萊呂氏曰當是時

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聲二見於眉睫之間深味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疊山謝氏

曰千万人之君俗原於一人之好尚千百人之敬化生於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哀公實教之為人上者可不謹哉

還三章章四句

俟我於著直據反叶直居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租反乎而尚之以

瓊華叶芳无反乎而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美石

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

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

女至壻門始【附錄】問著當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
見其俟己也　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似皆以充耳亦
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謂尚之以青黃素瓊瑤英大概只是押
韻如齊詩說張爲六此是天子禮衛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
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於耳中
爲復是垂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如今子篆【纂疏】
孔氏曰著与宁音義同素爲充耳所以懸瑱當耳故謂之宁耳
是以素絲爲紞音膽紞懸瑱之繩用雜綵織之天子諸侯五
色臣三色素也分明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
日所先見故先言之
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
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礼所
謂壻道婦及寢【纂疏】鄭氏曰青紞之青曹氏　○俟我於堂乎
門揖入之時也　曰瑛華瑩皆有光采也
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賦也瓊英亦
美石似玉者
○呂氏曰升階而俟至堂矣此【纂疏】鄭氏曰黃紞之黃當山謝氏
皆礼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
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備容
盛飾非不美也指此不知亂耳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鄭氏曰：姝，美也。○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叶方月反）兮。（興也。闥，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東萊呂氏曰：門屏之間曰闥。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叶謨郎反），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叶都妙反），自公召之。（賦也。自，從也。群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叶典因反）之，自公令（力呈反，叶力證反）之。（賦也。晞，明之始升也。令，號令也。）○折（音哲）柳樊圃（叶博故反），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晨夜（叶羊茹反），不夙則莫（音暮）。○（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

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也【集疏】王氏曰折柳以爲藩圃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叶胡威反）止【興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齊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葛屨五兩（兩如字又音亮）冠緌（如誰反）雙（叶所終反）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偶不可亂也庸用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集疏】蔡氏曰天官屨人注複下曰舄禪下曰屨士喪礼疏云夏葛屨冬皮屨曹氏曰屨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注云有絇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所謂五兩也許氏文緌纓也○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

從子容反其畝莫後反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工毒反父母莫後反既曰告同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鞠也蓺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以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告父母而娶妻矣又曷爲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曹氏曰齊民要術云種麻欲得良田耕不厭熟縱橫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東萊門齋詩古本以例析齊詩作由云八兩北排門出○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因也乳飢也極小窮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南山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叶音高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田治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不給則

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忉忉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東萊曰驕驕桀〻皆根莠侵陵高闊之狀○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旦悅反○比也桀〻猶驕〻也怛〻猶忉〻也○

婉兮孌兮叶龍眷反總角丱兮古患反叶古縣反未幾居豈反見兮突而弁兮比也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出之貌弁冠名○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其躐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釋文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

甫田三章章四句○愚按諸家皆本序說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此言其求之非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脩其身而治其政今諸侯不來而將安往

姑備參看

盧令令音零其人美且仁賦也盧田犬也令〻犬頷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孔氏曰犬有田犬以習人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是盧為田犬○盧重方於反環孔氏曰子母環謂○

其人美且鬈音權○賦也重環子母環也鬈鬚鬢好貌纂疏孔氏曰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

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賦也鋂一環貫二也偲多鬚之貌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纂疏孔氏曰鋂一大環貫二小環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古頑反叶古倫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比也敝壞笱罟也魴鰥大魚也歸歸齊也如雲言眾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眾也纂疏胡氏曰毛云鰥大魚孔穎達引孔叢子鰥魚其大盈車鄭以云鰥魚子以魴鰥為比則鰥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鰥魴及治二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為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未可以防閑而制之由[illegible]拒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佚而難制也嚴氏曰入笱中者必求大魚○愚謂不必泥於防閑之說只是比魚敝笱在梁所以比齊子歸止其魚魴鰥所以比其從如雲以敝笱在梁而有魴鰥之魚以比齊子歸止而有如雲之從責魯莊公不能制之之意

在其中矣 ○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才呂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此以魴鱮大而須大 或謂之鰥如雨亦小多也 陸氏曰時以魴鱮大而魚乎入焉之不美者故里語曰 魚得鮒 不如貿茹 ○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唯癸反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入之貌如水亦小多也 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思謂以其魚唯唯擭之敝笱自在梁魚之唯唯於水自若則所謂魴鱮魴鱮自在敝笱之外非敝笱所能制可見矣此所以比魯桓也不能制文姜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 音各 反 簟茀朱鞹 苦郭反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叶佇命反 ○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茀車後戶也朱朱漆也鞹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 ○ 齊人刺文姜淫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毛氏曰車之蔽曰茀孔氏曰謂以竹為簟以蔽車之後戶也 蘇氏曰發夕夕發於宿 ○ 四驪 力馳反 濟濟 子禮反 垂轡濔濔 乃禮反 魯

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小特礼反。○驅也騁馬黑也迺言齊民說。亦二字韻泊亦樂易也言
刑以悍易慄之以况之馬工以汶水公東一驷之亦○汶問齊水湯湯失朝反行
人彭彭必亡反水鉴彭二多貌亦行也之多小以况其无耻也。叶尚北以汶水名在齊南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淵氏曰汶水有二詩以為出入嬴縣朱虛縣東泰山南安丘出
人齊訓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南入濟訂者亡欽義以為在谷南泉出○汶水滔滔吐刀反行
人儦儦表驕反以衣許反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國也泊一流貌儦儦眾貌遊遨猶翱翔
也儦儦二衣公之史馬說以殺出如此不知會文姜于汶上皆日行人彭二句行人泊也。
若何名曰齊子豈弟曰齊子翱翔曰齊子游敖文姜之情態不肯戩
欣快樂如此不知會哀公丁汶上者何名无礼義无羞耻无忌
惮尺、況於此詩人鋪叙之
詳形容之以刺之深哉之甚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

兮射則臧兮賦也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蹌趨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孔氏曰周禮大射則張皮侯公一正以絲畫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若正方六尺侯以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之廣狹不同其內皆方一尺天子射五正發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設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鵠鳥名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以為名焉大射二鵠賓射二正正也言常不出正兮暨賓射為文也○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叶桑經反兮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猗嗟孌力轉反兮清揚婉叶許願反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叶扃

兮四矢反叶孚絢反兮以禦亂叶靈眷反兮賦也孌好貌清目之美也揚眉之美也婉亦好貌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礼射每發四矢反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嚴氏曰以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首章許之微辭讀之究然不著所謂化工中間今下一二語自然使人默會如此詩只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不以之餘發之見其人所不足若公有訐於容貌威儀技藝之外矣人以此詩稱得於齊未有字諷不知所刺何人所言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人以背莊為齊侯之子詩人設為諱之辭以譏之讀者既默會其意乃再諷詠之以見得自猗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二語寓意不盡處終不忘之而意深切矣疊山謝氏曰一章射則臧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若小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是我齊国之甥今人譏笑者乃以為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乱兮莊公之善射以可以禦乱也齊侯文姜之姪乱則无策以禦之亦可惜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氏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况国君乎君若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国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

從是不侯命夫人徒從乎夫人之性也則公之所放之不至滅命之不行耳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之意皆在言外嗟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盖不可考矣

東萊曰前漢地理志魏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水經注云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孔氏曰左傳云魏滑霍楊韓皆姬姓是与周同姓也詩譜云魏君儉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与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際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伉魏亾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襋紀力反之，好人服叶蒲北反之。圜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纖纖也。女，婦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要，裳要。襋，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地陿隘，其俗儉嗇而褊急，故以葛屨履霜起興，而刺其使女縫裳，又使以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illegible]嚴氏曰：糾糾，傳謂猶繚繚，音了，繚繞也。糾糾，合繩亦繚繞之意。郭氏曰：裳，男子下服。孔氏曰：婦人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下服也。○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勑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為刺。叶音砌。○媞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揥，所以擿髮，用象為之，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其褊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illegible]毛氏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避。嚴氏曰：宛，委曲避順貌。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

沮洳圖有桃三詩皆言其儉迫瑣碎之意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音記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興也汾水名出太原府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美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鄭氏曰汾水出晉其澗入渭陸氏曰莫莖大如箸赤節似柳葉云二其味酢亦作羹而滑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其子如拓尖而紅今吳越人謂之戍子孔氏曰左傳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宦卿之適為公族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詩之冬盾為旄車之族是其事也盾是以為庶子趙公族而為公行服虔曰旄車戎車之倅杜預云公行之官也其公族則適子為之掌君宗族○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賦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以謂之公行也○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

玉殊異乎公族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夫之適子爲之

【考證】郭璞曰藚牛脣釋草如續斷寸寸有節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愚按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註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按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蘇氏曰魏之勤儉采莫爲蔬信美矣然未足特異乎公路之所爲亦公路官猶不爲此況君乎公儀休爲魯相猶拔園葵今魏君采莫迫下甚矣姑備其說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黎反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齎反○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彼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於是憂者重嗟歎之以爲此

之可亙矣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猶未之思耳故怨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附錄】園有桃似此詩升御【附錄】經氏

曰歌月謠謂詠之為謠○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

叶干偪反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興也棘棗之短者聊且畧

之也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而寫憂也極至也罔極言其心縱恣無所至極【附錄】疊山謝氏曰聊以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也謂我士也罔極猶孔子曰躬責於人終無已夫吾讀園有桃一詩未嘗不流涕也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羣吠而衆怨之同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侯聞而大悔悟急爲扶顛持危之謀晉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士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興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登山以望其父

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己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爲人所獲也【疏義】孔氏曰爾雅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傳言無草木岵有草木屺正相反當是傳寫誤也陳氏曰岵屺岡等山之高處而可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嚴氏曰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赴官曰上官赴工曰上工七月上入執宮功以由田野入都邑爲上此以國家居中道途爲上今俗諺猶云上路毛氏曰猶之也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叶滿彼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賦】也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疏義】東萊曰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王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叶舉里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賦】也山脊曰岡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疏義】嚴氏曰必與同役者俱無失伍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叶居賢反兮桑者閑閑叶胡田反兮行與子還叶旬旋

兮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張子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聚爲場圃之地者賦家受十畝以種草木陳菜曰樹之桑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籬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圃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則民將何所食乎哉使周制果家賦圃廛十畝魏則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地況詩所謂十畝者將甚言之耳未可以爲定數也

十畝之外叶五墜反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賦也

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叶徒沿反兮寘之河之干叶居焉反兮河水清且漣力鑒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貆音喧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

反叶七兮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木可爲車者寘與置同干厓
宣反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猗大
誓作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爲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胡
何也一夫所居曰廛狩亦獵也貆貉類素空餐食也○詩人言
有人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河
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
爲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
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爲是真能不空食者後世若徐
穉之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丹氏曰傳謂一夫之居曰廛謂百畝也
嚴氏曰三百廛是取三百夫之廛穀數也

氏曰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貉子曰貆景山謝氏曰君子不得仕
於朝入山伐檀以爲車寘於河水之干樂道而安貧勞力以自
養也河水清而成文君子觀之自得其樂忘其勞亦忘其貧如
衡門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也彼小人者無功而受祿譬如爲
農不稼不穡何爲取禾至於三百廛之多也譬如獵夫不狩不
獵何爲瞻爾之庭中乃有縣貆遂於其上也故不忘彼河間之
君子[illegible]不素食同家之俸祿而甘心伐檀以自給于國之將
亡小人在位其人受祿偷安君子在野其爲生甚勞詩人之所刺也

○坎坎伐輻音福叶筆力反兮寘之河之側叶莊力反兮河水清
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

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輻也輻車輻也伐木以爲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万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獸三歲曰特【纂疏】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万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九十億畝是億爲十万也三百億与三百廛三百囷相類若爲今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坎

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

縣鶉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叶素倫反兮輪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爲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囷圓倉也鶉鶉屬熟食曰飧【纂疏】毛氏曰漘厓也說文云韓詩順流而風曰淪二丈貌飧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纂疏】黃氏曰食君之祿而不任君之事者謂之素餐非不耕而後食也詩言君子有其功而无其祿小人有其祿而无其功因取物理之例置者言之坎坎伐檀反置之河之干而不稼穡不狩獵反有禾囷特鶉之富其文意詳緩而易明不必以艱深求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玩反女音汝莫我肯顧叶果五反

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下同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也顧念也逝往也樂土有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己而去之也

附錄 問碩鼠剌其君不已以平、然之極則將相去以誰敢發為此人之辭 纂疏 碩鼠刺君重斂而畏於取璧

陸氏曰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之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東萊呂氏曰三歲貫女蓋言猶於古民當事之久矣始役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之義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訖力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叶于逼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賦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纂疏 孔氏曰不肯以恩德歸我也不肯德惠於我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叶音高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賦也勞勤勞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

樂郊則无復有所苦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疏】毛氏曰苗嘉穀孔氏曰苗米鼠所食故不嘉穀之生於苗言苗以叶韻也山谷劉氏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二者未方樹而未秀也故不於以甘食甘矣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詩卷第五

詩卷第六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錄纂疏

唐一之十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

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曰唐以堯得名晉以水得名其地一也晉汗從不叔虞三世至曾孫成侯自晉陽徙曲沃即河東聞喜縣蟋蟀刺成侯曾孫僖公則曲沃時詩八世至穆侯僖侯孫勻曲沃徙絳即河東絳縣十世至昭侯穆侯之孫自絳徙翼在平陽府絳州東山有樞揚之水椒聊綢繆杕杜羔裘刺昭公鴇羽刺大亂五世皆都翼時詩也自昭公以曲沃封桓侯至其孫武公并晉又自曲沃徙絳無衣美武公有杕之杜刺之葛生采苓刺獻公則皆都絳時詩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慕今我不樂音洛下同日月其

除（直慮反）無已大（音泰）康職思其居（叶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

良士瞿瞿（俱具反○賦也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聿遂莫晚除去也大康過於樂也職主也瞿瞿卻顧之貌○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言今蟋蟀在堂而歲忽已晚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然其憂深而思遠也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者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士之長慮而卻顧焉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蓋其民俗之厚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附錄〕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太康職思其居 賀孫〔纂疏〕說文曰蟋蟀亦名蛬拱邛二音春初生至夏鳴漸寒則入陸氏曰一名蜻蛚里諺促織鳴懶婦驚毛氏曰九月歲未暮而云聿莫故云聿為語遂若從始向末之言嚴氏曰十月以後至十二月皆可稱歲暮采薇歲亦莫止又云歲亦陽止十月為陽是以十月為歲莫此蟋蟀在堂止是九月過此方是十月故云歲聿其莫或曰周建子故以十月為歲莫又曰職思其居啓其憂也所樂與荒作其勤也良士瞿瞿警其懼也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詩人之言及此豈非堯之遺風乎）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

月其邁叶力制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叶五墜反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逝邁皆去也外餘也其所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蓋以事變或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故當過而備之也蹶蹶動而敏於事也[illegible]陳氏曰事變有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及若皆當有備輔氏曰後來昭公不能思其外則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矣○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叶他侯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賦也庶人乘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慆過也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illegible]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斂禾稼亦用此車李氏曰職思其憂當職其所憂之事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昌朱二反隰有榆夷周以朱二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侯力俱二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祛尤虧于二反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他侯以朱二反○興也樞荎也今刺榆也榆白枌也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貌愉樂也○此

詩蓋以荅蟋蟀之意而解其憂故言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
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則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取之以
為己樂矣蓋言不可不及時為詩所以能興起人意全在
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興如山有樞隰有榆別無
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樞針刺如柘葉如榆為茹美於
車馬乎有衣裳耳必大白榆榆之類有卄種葉皆相似
皮及理異耳尔猶曰榆之皮色白者名
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山有栲音考叶去九反
隰有杻女九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叶蘇后反子有鍾鼓弗
鼓弗考叶去九反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叶補苟反○興也栲
山樗也似樗色小白
葉差狹杻檍也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陸氏曰
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保居有也栲似樗
亦類漆樹俗語曰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杻二月中開
花似練而細蘂正白蓋檍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山有
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音洛且
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興也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
側永長也人多憂則覺日短
飲食作樂可以漆栗見定之方中○疊山謝氏曰始言他人
永長此日也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

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遇按諸家皆本序說東萊曰詩人豈是欲昭公馳驅歡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豈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此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若祿秉軍其如已預凶然至室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本旨但可見嚴氏曰刺叔行禍晉之謀昭公禍在朝夕而不悟此詩非勸昭公爲樂也謂可惜此衣裳車馬之物將爲他人所有以頓醒昭公使之竟悟托言何不曳婁馳驅耳昭公若省其言外之意必瞿然知懼以汲汲然思所以爲防患之計何暇曳衣裳驅車馬事鐘鼓按參悉以爲樂始備參看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叶鬱縛反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比也鑿鑿巉岩貌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用朱純也子指桓叔也沃曲沃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爲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言水緩弱而石巉岩以比晉衰而沃盛故欲以諸侯之服從桓叔于曲沃且自喜其見君子而無不樂也孔氏曰繹器黼領謂

之綠孫氏注云繡刺白黑文以黼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爲僭如諸侯當服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爲衣用朱爲緣繡黼爲領此所謂素衣朱襮素衣朱繡即郊特牲所謂繡黼丹朱中衣是也嚴氏曰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〻絲也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凡服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以加裘〻上加裼衣〻上加朝服此以素爲衣是以絲爲之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也公之孤及天子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李氏曰曲沃桓叔所封之地漢地理志河東聞喜縣故曲沃地今隆州有曲沃城○一說嚴氏曰從子于沃下又君子既指桓叔則此言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也于往也謂子欲奉此則服於桓叔我將從子往沃以見此桓叔則如何不樂乎謂從之則可免禍而無懷也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爲叛以應曲沃者矣此微辭以洩其謀欲昭公聞之而戒懼用爲之備也又曰時沃有篡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爲內應而昭公不知故此詩深警之謂昭公勿以沃爲患之在外而猶緩也今國內有謀應之者欲奉沃以爲君而篡汝之位腹心作難而外患乘之禍已迫矣此故發潘父之謀其忠告於昭公者可謂切至若其欲從沃則是潘父之黨必不作此詩以泄漏其事且自取敗也○揚

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叶胡暴反素衣朱繡叶先妙反從子于鵠

叶居號反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叶一笑反○匹也朱繡卿朱襮也鵠曲沃邑也李氏曰鵠曲沃別邑

○揚之水白石粼粼

利新反

我聞有命

叶彌并反

不敢以告人

比粼粼水清石見之貌聞其命而不敢以告人者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所膌民也故其召公子陽生於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一說嚴氏曰命謂桓叔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命其挾以舉事禍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以告人也言不能告人乃所以深告照公又曰凡此諸詩皆以沃強為憂心有椒言死亡之迫最激切而幾辟深意未若此詩末章之云蓋反辭以見意故曲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諸家皆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不言為比晉人之心異於齊也自栢叔至武公晏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俞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以豈發沃哉若助栢叔而匿其情則比詩不作可也亦旣詰之於詩使昧詩者陽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若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若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若至切切也執詩之辭而不能以逆志固哉說詩風人之旨遠矣

○愚謂不敢之云亦以見桓叔之強有可畏

之勢不足不出口人特不敢耳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聊語助也朋比也且歎詞遠條長枝也○椒之蕃盛則采之盈升矣彼其之子則碩大而無朋矣椒聊且遠條且歎其枝遠而實益蕃也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兩手曰匊篤厚也

曾氏曰聊薄累也薄累之狀為盈升盈匊蕃衍之下也李氏曰本草曰七首為升卜代寸十然八分其深八分則升於匊然漢志以龠千二百黍為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則升又大於匊故陸農師云兩手為匊兩匊為小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備而已詩人之意止是言由微淪強盛漸之蕃衍而乃區區於升匊小大之不同亦無益之言也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強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甘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又曰桓叔日強昭公其君識為告昭公故稱桓叔為彼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直留反繆亡侯反束薪三星在天叶鐵因反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興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良人夫稱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曰方綢繆以束薪也而仰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其將奈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也

孔氏曰綢繆言束薪之狀李氏曰鄭謂三星為心星蓋以仲春昏而火星不見為嫁取之時至三月四月則見而在東方左昭七年云火出於夏為三月周官季春出火言三月之時已失其時矣況於在隅在戶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戶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仲夏之月昏心中是也○愚按三星有二說毛以昏姻之月自季秋盡孟春皆可成昏不待初冬〻末開春之時以三星為參星參謂白虎三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毛謂十月也在東南隅則十一月十二月在戶則正月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是也今朱子從鄭說蓋以見其失嫁取之時也

○綢繆束芻叶側九反三星在隅叶語口反今夕何夕見此邂戶懈反逅胡豆反叶很口反子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邂逅相遇之意此爲夫婦相語之詞也）○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侯古反）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叶章与反）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興也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粲美也此爲夫語婦之詞也或曰女三爲粲一妻二妾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李氏曰此詩与衛有狐鄭野有蔓草陳東門之楊皆言世变多故兵機後乱婚姻不得其時然陳鄭衛詩淫亂爲多盖政教不修礼義不明此所以有相奔之俗至於唐風則不然盖淫泆之禍在於奢侈唐之風俗尚儉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扶雨反）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湑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同父兄弟也比輔佽助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言杕然之杜其葉猶湑湑然而人無兄弟則独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豈無它人

之可與同行也哉特以其不如我同父是以不求於路人爾

嗟嘆行路之人何不閔我之獨行而見親憐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

【疏】孔氏曰爾雅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也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叶桑經反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附也肯二亦叶韻睘睘無所依貌

杕杜二章章九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李氏曰左文七年昭公欲去群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嚴氏曰昭公不親其兄弟則如道路獨行之人踽二睘二曾杖杜之不如也豈無它人不如我同父言它人不足恃也昭公既如道路獨行之人遂以同路之行人曉喻之嗟彼行路之人何不相親比必以不相親也人之無兄弟者何不外求佽助乎必不能助也它人之不如同父也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因嚴氏曰昭公不親其宗族其心必以為曲沃之引血又以噬晉然管蔡雖叛而周人不忘同姓不同以因饋而發食比卑以備

羔裘豹袪起居起據二反自我人居居斤於斤御二反豈無他人惟子之故攻乎古累二反○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居居未詳鄭氏曰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呂按居居義未氏謂取對氏謂卿大夫勢雖其尊必由民以安其居而蘇氏訓究二為久物大夫所以能久於此者以有民也李氏猶以為無據愚謂究自推究究極之義與久義已近之○羔裘豹褎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呼候反○賦也褎猶袪也究究亦未詳

羔裘二章章四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嚴本蘇氏居究之訓而責之曰爾卿大夫服羔裘豹袪豹褎之服皆自我民而得居其居究其究此乃不我恤如此我豈無他人而從之乎猶念子故舊之好而不忍去耳爾其可終不我恤也哉其怨恨祈憐之意皆在言語之表矣姑備一說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況甫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侯古反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比也肅肅羽聲鴇鳥名似鴈而大無

後崖集止也苞叢生也栩柞櫟也其子爲皂斗殼可以染皂者
是也盬不攻緻也蓺樹也怙恃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
故作此詩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如民之
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供子職也悠
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孔氏曰鴇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故以
我得其所乎　氏曰栩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栩
作也櫟也杼也周秦謂柞爲櫟孔氏曰盬與蠱字異義同蠱害
器敗穀皆謂之蠱是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李氏曰王事靡盬
謂勤於王事而无不攻緻也嚴氏曰諸　○肅肅鴇翼集于
侯爲天子牧民公家之事皆王事也
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
其有極比也極已也　○肅肅鴇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
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比也行列
也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錢氏曰粱
也粱粟類也有數色嘗食也常復其常也似粟而大
鴇羽三章章七句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賦也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

以七為節、子天子也。○史記曲沃桓叔之子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為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刑猶在武公既負其弑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東萊呂氏曰周禮侯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音鼈也二曰火三宗彝皆畫為繢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絺為繡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宋李氏曰唐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旄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仁恭之言无以異哉又曰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聚篡弑大亂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乎天子之使宜真知有王識正以人心之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有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當也不聞朝王而請命于王之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逐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征伐不出天子政逮於大夫蓋嘉歎之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蓋以人倫之大變天理之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

子之衣安且燠於六反兮賦也天子之卿六命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之命得受六
命之服比於天子之卿亦幸矣燠煖也言其可以久也
大若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
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
六爲節東萊呂氏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
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
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
莊公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
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又曲沃叛王王尚能
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
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猶能
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
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爲諸侯五失
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
其所由來者漸矣嚴氏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也有抑揚之
水椒聊杕杜諸詩國人毋以沃爲憂而拳拳類忠於昭公以
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
叔[illegible]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比桓
叔欲擧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又攻
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比莊伯再
擧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

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国人又不與也至于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小子是為小子侯此武公四舉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宝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然後晉人力不能討無如之何然則武公得国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韓詩作逝也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鴆反食音嗣之比也左東也噬發語詞曷何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杕然之杜生于道左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己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食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比也周曲也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seal] 又一說

謝氏曰曲沃以支代宗恃強陵弱五世大亂而晉君死於弒者五人為何忍哉之武公得国晉君者一意仁義或紓平詠功

而已矣爲君子者方切齒以疾其不義豈肯力仕於其朝乎噬者以譬賊之也肯適我者必不肯適于周掌武公也國人思君子之切曰我中心好之何以得見其人而飲食之乎斯民秉彝好德之天固不可泯者其守道秉義之士亦不爲无人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叶上与反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叶上聲

興也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言葛生而蒙于楚蘞生而蔓于野各有所依託而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則誰與而獨處於此乎【圈發】陸氏曰蘞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幽州謂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嚴氏曰婦人指其夫征役所死之地言葛生而蒙楚蘞生而蔓于野兮我所美之人死于此地不得歸于牖下[illegible]域墓[illegible]域加爲[illegible]之地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粲爛華美鮮明之貌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叶羊茹反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illegible]夏日永冬夜永[illegible]居墳墓也[illegible]

以從為幼然若十六歸無期不可涉歷見矣要死而抑從且窮以門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輔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其唐風[附錄]鄭氏曰夫婦之道生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曰歸之厚也于其居歸于其室曹氏曰晉獻公在位二十八年伐驪戎閔元年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滅下陽五年伐蒲冬滅虢又執虞公六年伐屈八年敗狄于采桑官喪亡不多也弗戢自焚反愚按嚴氏釋亡此至三章獨其子與秦皇漢武略同戒哉不通集傳當矣姑纂論之○

冬之夜上同夏之日百歲之後叶音戶歸于其室[illegible]也室全叶比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叶典因反人之為言苟亦無信叶斯人反舍音捨下同旃之然反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

首陽首山之南也巔山頂也旃之也○此刺聽讒之詩言子欲采苓兮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為信乎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察而審聽之則造言者無所得而止矣或曰興也下章放此[附錄]孔氏曰采苓見[illegible]首陽[illegible]也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南李氏曰亦名首山亦[illegible]山歐陽氏曰采苓積以成多亦猶讒言偏聽成惑與采

言義同其曰人之為言苟亦不信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者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亦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而徐究其虛實也嚴氏曰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訛言之得行由不問其所由來而遽信之耳漢昭悟燕王書詐蓋察其所由來也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叶後五反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苦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與許也[illegible]苦茶也見邶谷風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比也從聽也[illegible]葑蔓菁見邶谷風

采苓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汧古字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

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
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
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
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
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謝氏曰中国天理
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之聚中国而純乎人欲
能化為夷狄夷狄人欲之聚夷狄而知有天理能化為中
国秦本戎俗不得為中国之會盟春秋夷之邑於岐豐用
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
天理知衣則知有夫婦之大倫長則知有人心禮義之天
鄭衛齊晉亦有此詩乎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
大夏其將有中国矣聖人編其詩於二南豳風之間逆知
吞二周亡諸侯者必秦也周衰二代之書不終於費誓而終
秦誓何也一變至道聖人有望於魯矣周不能自立天下
必彊有力者得之秦誓一書懲忿悔過未必有真知力行
之辛好善而能容賢然有意愛一山人物之望六国皆勇
於力者安得不歸於秦乎世道愈降氣數隨之唐虞三代之
正統而變於秦二帝三王之大道而絕於秦此聖人所以前
知而痛恨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世可乎○孔氏曰秦者隴西国名今秦
州是也伯翳者皋陶之子伯
益伯翳一名翳字異耳一人也列女傳云皋子生五歲而佐
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嚴氏曰鄭康成舜

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變則帝王風教中国禮義從
然此矣以東之故次之以秦中国將變於夷狄矣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叶典因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賦也鄰鄰眾車之聲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君子指秦君寺人內小臣也令使也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孔氏曰的顙的白也額顙此今之戴星馬王氏曰蓋仰之今馬有驊騮謂驊赤兜的盧之稱嚴氏曰寺人閹宦孔氏曰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嚴曰未見君子之時先令寺人通之然後得見言侍御使令之備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節反叶地一反○興也八十曰耋○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失今不樂則逝者其耋矣東萊呂氏曰地可食者曰阪陂曰阪下濕曰隰陂音坡又曰陂陀不平而可種食者名阪嚴氏曰漆栗見有之方中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此於為秦者亦以此又曰美秦之強者在此而周人之風家變矣又曰秦與而帝士之影響見矣車鄰此盛衰此世道升降之機在是歟

○阪有桑隰有楊既

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興也。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附錄〕嚴氏曰：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爲箭笴。釋文曰：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獨搖葉赤，材理亦赤。黃楊堅緻難長，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白楊性勁直，可爲室材，寧折不曲撓。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驖田結反 孔阜，符有反 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 子，從公于狩。叶始九反 ○賦也。駟驖，四馬皆黑色如鐵也。孔，甚也。阜，肥大也。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之於軾，故惟六轡在手也。媚子，所親愛之人。此亦前篇之意也。〔附錄〕毛氏曰：驖，驪。孔氏曰：檀弓：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則驪黑色也。鄭氏曰：冬獵曰狩。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使隨人意。在手，言把握其轡，能制馬遲速，惟手是從也。比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之在冀。公駟驖孔阜，言馬之良也。鄭氏曰：若六轡在手，言御之良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言便嬖足使令於前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叶常灼反 公曰左之，舍音捨 拔蒲末反 則獲。叶黃郭反。○賦也。時，是。辰，時也。牡，獸之牡者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之類。奉之者，虞人翼以待射也。碩，肥大也。公曰

左之者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蓋射必中其左乃爲
中殺五御所謂逐禽左者爲是故也拔矢括也曰左之而舍拔
無不獲者言獸之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音膘
多而射御之善也而射之達于右腢音遇爲上殺李氏曰
今以是考之大不然也書所謂○遊于北園四馬既閑叶胡田反輶音由
射者從之則獸是也

車鸞鑣音標載獫力驗反歇許謁反驕許驕反○賦也田事已畢故游于北園閑調習也輶
輕也鸞鈴也效鸞於馬之鑣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於馬銜之
兩旁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也獫歇驕皆田犬以各長喙曰獫短
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鄭氏曰輕車驅逆之
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車孔氏曰夏官田僕
掌驅逆之車鄭云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唯其驅逆之車所
以從禽故推尚驅也黃氏曰狩[illegible]春秋皆識之則旧
狩之事園囿之樂何足爲美[illegible]以寓公有
功王業始受天子之命人亦樂[illegible]之也

駟驖三章章四句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叶居懼反又[illegible]錄反
陰靷音胤鋈音沃續叶辭屢反又如字文茵音因暢轂叶公[illegible]反

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反又[illegible]錄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也凡車之制廣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載之車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故曰小戎俴收也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歷錄然也游環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靳是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繫於衡之兩端後繫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內入也陰揜軓也軓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映此軓故謂之陰也靷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版之上也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左傳曰兩靷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君子婦人目其夫也溫其如玉美之之詞也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讎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

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馬之青黑色名為騏又曰漢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秦之西垂民亦板屋此想君子伐戎而居之

四牡孔阜扶有反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叶諸仍反騧古花反驪力支反驂叶疏簪反龍盾順允反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叶烏合反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赤馬黑鬣曰駵中兩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騧驪黑色也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觼環之有舌者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為歸期乎何為使我思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求矛鋈錞徒對反叶朱倫反蒙伐有苑音叶氳虎韔敕亮反鏤膺交韔二弓叶姑弘反竹閉緄古本反縢徒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叶一陵反

○賦也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孔甚羣和也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

咼亚茂苞也蒙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
盾上也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鏤膺以金飾馬當胸帶也亦儀
交二弓於韔也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儀
禮作韣緄繩也滕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
體使正也載寢載興言思之深而起孔氏曰厹矛有三
吾不寧也厭厭安也秩秩有序也消○張氏曰鏤膺補
傳云韔以虎皮為之而以金鏤飾其膺膺胷也謂弓室之胷
也亦附金謂之鏤且與一本此章不言馬皆言兵隨傳義長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故反
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賦也

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薕葭蘆也蒹葭未敗而露始為霜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
溯洄逆流而上也溯游順流而下也宛然坐見貌在水之中央
言近而不可至也○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
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嚴氏曰蒹一名薕又名荻一物而
然不知其何所指也二名陸璣云水草牛食之肥彊山
陰陸氏曰今人以為簾蒹因以得名葭蘆也葦也又名華二物
而四名疏曰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萑采也亂也又名

雖非一物而四名皆被恐誤說文兼者萑之未秀則是以兼萑
葭萑二物共十一名〇為一物而孔氏以蒹似萑而細又不以
為一物也○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
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賦也凄凄猶蒼蒼也晞乾也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言難至也小渚曰坻○蒹葭采采（叶此禮反）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叶以始反）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叶羽軌反）
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賦也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已止也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小渚曰沚）
蒹葭三章章八句

愚按此詩序氏謂詩人刺襄公能用周禮則可以固國鄭箋蒹葭得霜露則可用諸家皆因之至伊人鄭氏以為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陳氏歐陽氏謂伊人斥襄公歐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道遠不能至欲順流而下則困水中以興襄公雖為諸侯而不知所為欲從中國禮義則不能及退循其舊又不悅為夷狄至東萊呂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以其过耳若孝公所謂安於故習之人待數十百

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其易且近於人求之之旨其道耳此皆為序所惑率以詩就序愈巧而愈鑿如此故畧纂之以見其以不然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叶莫悲反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叶渠之反顏如渥丹渥於角反其君也哉叶將黎反○興也終南山名在今京兆府南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君子指其君也至止至終南之下也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渥漬也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爲君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李氏曰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東西距鳳翔武功北距萬年長安左氏謂之中南毛氏曰條槄音叨釋木槄山榎々與檟同郭云今之山楸也又云梅柟音髯似杏實酢嚴氏曰此詩不泛說山而指終南正是平王所賜之地詩人之意在終南不在條梅紀堂也孔氏曰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註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又曰白狐毛爲裘其上加錦衣以爲裼其上又加皮弁服正以錦文太著上有衣象裘采是狐白則上亦白皮弁服以白布爲之衣亦白若惟皮弁服耳蓋以素錦爲裼衣其下有狐白裘諸侯之服也○愚按其君也哉嚴氏謂哉者疑而未定之辭有諷誡不盡之意愚謂亦言容貌衣服未足爲君在德而已

意在言外也○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黻之狀亞兩己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毛氏曰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孔氏曰黻皆在裳衣之大名言衣可兼裳異其文耳

終南二章章六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叶戶橘反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叶鐵因反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興也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從穆公從死也子車氏奄息名特傑出之稱穴壙也惴惴懼貌慄懼殲盡良善贖貿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事見春秋傳即此詩也言交交黃鳥則止于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蓋以所見起興也臨穴而惴惴蓋生納之壙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若可貿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孔氏曰穆公[illegible]慮公之子從衆人

爲玄孫之子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不則棄公而刺殺公是遵命從己死葬民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不得○愚按陳乾昔疾屬一死方責穆公死而弃民故奪其嗣者耳 其子必大爲棺使二婢夾我及死子謂殉非正禮不果殺晉魏顆父疾命顆嫁嬖妾疾革又命以殉後子竟嫁之並見左傳○交交黃

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附錄〕東萊呂氏曰訓防爲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禦猶當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

之不復東征也愚按穆公於此其罪不可逃矣但或以爲穆公遺命如此而三子自殺以從之則三子亦不得爲無罪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又按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蓋其初特出於戎翟之俗而無明王賢伯以討其罪於是習以爲常則雖以穆公之賢而不免論其事者亦徒閔三良之不幸而歎秦之衰至於王政不綱諸侯擅命殺人不忌至於如此則莫知其爲非也嗚呼俗之敝也久矣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尚何怪哉

鴥伊橘反彼晨風叶孚愔反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鬱茂盛貌君子指其夫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鴥彼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矣故我未見君子而憂心欽欽也彼君子者如之何而忘我之多乎此與扊扅之歌同意蓋秦俗也 李氏曰鸇鷙鳥屬陸氏曰似鷂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

○山有苞櫟盧狄反叶歷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

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駁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山則有苞櫟矣隰則有六駁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靡樂則憂之甚也附錄釋文曰櫟實橡捄實之房也陸氏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則櫟斗也言有捄彙自裹椒榝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捄木蓼子亦房生東海及徐州謂上不實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棣子八月中成擣以爲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爲羹耶如胡麻羹孔氏曰六駁王肅云六駁所見不詳詩比

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興也棣郁李也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如醉則憂又甚矣附錄郭氏曰赤羅今楊檖陸氏曰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稍有脆美者小狀孔氏曰其文細密如羅又有白者赤羅文粗白羅文細皆寸木赤羅爲上

晨風三章章六句愚按此詩諸家皆本序說孔氏云此林鬱然茂盛故鸇飛而集亦猶穆公好賢故未見君子則欽欽而憂惟恐賢之不至今康公何爲棄我乎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言康公忘之甚也東萊云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然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思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秦之業衰於康晨風權輿二詩以見之嚴氏謂此詩穆公

櫓弓作言晨風疾飛入鬱然之北林喻已初聚秦國以盛而移延之今穆公死康公立我舊臣發辭不得遇見曰㞢勞心欽欽然不忘其我此望之以而杳然无聞故聞之云如何如何復嘆多見不記憶我矣言不復得進見也此所謂予日望之而王莫予追也諸說之不同又如此姑纂備覽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叶蒲侯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賦也袍襺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王于興師以天子之命而興師也○秦俗強悍樂於戰鬭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或曰興也取與子同三字為義後章放此

嚴氏曰襺古顯反亦作繭孔氏曰玉藻云纊為繭縕為袍純著新綿名為繭雜用舊絮名為袍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叶徒洛反王于興師修我矛戟叶訖約反與子偕作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程氏曰澤如今汗衫之類孔氏曰申甲衷衣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叶晡茫反與子偕行叶戶郎反○賦也行往也

〔疏義〕呂山謝氏曰犬戎滅宗周幽王没於驪山此中国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讎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讎之志矣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傳可以知天下無復讎之志矣臨無衣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秦国何人所作豈曰無衣与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与子同仇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辭壯而肅千載而下聞其風猶不興起況親其人乎吾乃知岐豐之地被文武周公之化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滅者尚異於列國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以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後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変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雄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国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為定都立国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凡為国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以不審其所之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黄繩證反賦也舅氏

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渭水名秦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黃四馬皆黃也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孔氏曰漢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毛氏曰水北爲陽贈送也鄭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戴氏曰何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黃而已歟然猶以爲薄意有餘也如采菽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也疊山謝氏曰于渭之陽送之遠也路車乘黃贈之厚也送舅氏之遠贈舅氏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叶新齎反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叶蒲眉反○賦也悠悠長也序以爲時康公之母穆姬已卒故康公送其舅而念母之不見也或曰穆姬之卒不可考此但別其舅而懷思耳

孔氏曰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瑰石而次玉石之名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嚴氏曰送舅而有所思則思母也瓊瑰玉佩雖贈之貴矣然未足以紓我心之思也

渭陽二章章四句

按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大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

弑公子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為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

賦也夏大也渠渠深廣貌承繼也權輿始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至於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illegible]】陳氏曰作量自權始以準量由此而生造車自輿始以蓋軫由此而起故謂始曰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叶已有反今也每食不飽叶補苟反于嗟乎不承權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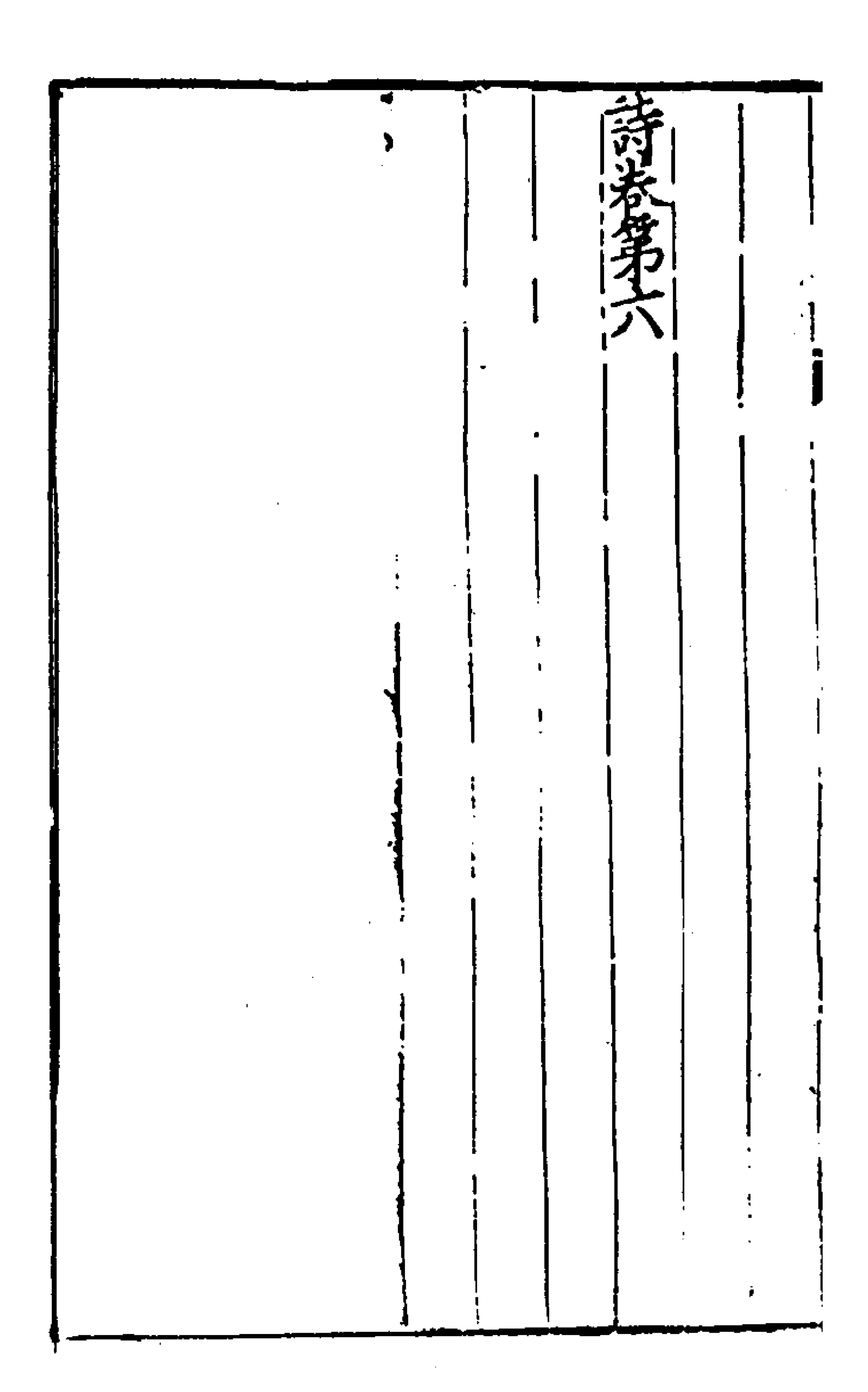
賦也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illegible]】升氏曰簋亦以木為之圓曰簋內方外圓方曰簠內圓外方公食大夫禮是國君與聘客禮食故宰夫設黍稷六簋今惟四簋蓋謂之每食則燕食耳非禮食也疊山謝氏曰孟子曰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

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康公之用賢禮貌衰而不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飢餓免死者乎康公固可刺當時號爲賢者亦爲可恥矣

權輿二章章五句

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詩卷第六